

大海三部曲之一

千島之恋

单学鹏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I247.5
3124
3

张P5111

千岛之恋

单学鹏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石家庄



B

476279

千 岛 之 恋

单学鹏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11.25印张 280,000字 印数：1—8,600 1988年3月第1版
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-80505-038-4/I·38 定价：2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千岛之恋》是大海三部曲的第一部。故事完整，独立成篇。作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，写战争，但不见硝烟弥漫的战场；写血与火的搏斗，但以人情，人性，人与人之间的恋、恨、爱来揭示。情节波澜壮阔，迭宕起伏，使人有临波峰浪谷之感。

作品着力开拓每个人物的心灵世界。这里有码头苦力，有日本海女，有自幼为匪随父驰骋于海上的双枪侠女，有自幼天真浪漫，后为日军翻译的荷花仙子，还有日本侵略军的大小头目，等等。整个作品既有异国它乡的情调，又有为世人所罕见的海中孤岛洞穴的感人秘密，构成了一幅惊心动魄、传奇色彩十分浓烈的画图。全书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

作者近照







引 子

荒岛上的坟墓

大海，浩瀚的大海，有时文静得象温馨的姑娘，情趣盎然地唱着迷人的歌儿；有时则狂戾得如脱缰的野马，桀骜不驯地吞噬万吨巨轮。在我去日本探望年近百岁的岳父返回途中，搭乘的“营山”号货轮就遇上了意想不到的凶险……

“营山”号货船已驶入中国海域。突然，强台风比预报提早三个小时到达，大海掀起三四层楼高的滔天巨浪，货轮象一片轻盈的柳叶，被狂风推着，被浊浪赶着，窜上跌下地完全失去了控制。漂泊了不多久，猝然一声巨响，船头触上狼牙礁，跟着被大浪托上半空中，又猛地往下一摔，船体“咔嚓”折成两段。——就在这遇难前的刹那，我的脑海急剧飞转这样一种意念：啊，我的两个妻子都久已身葬茫茫大海了，看来，我沉落狂涛也是在所难免了！大概，她们久居深海，是太寂寞、太孤单了，我理应早去陪伴她们，去抚慰她们，我们要重会一处，共同回忆那当年戎马倥偬、燃起海上大火的日日夜夜，倾吐离别三十多年的缠绵情思吧……

没容我继续想下去，就随着船身的沉没栽进大海的怀抱。我没有挣扎，真的，没有，因为我熟知海性，年龄也告诉我，挣扎是枉然的；我想心地平和的去见两个妻子。她们是会欢迎我的——我很快就失去了知觉……

大海的怒涛不知揉搓了我多久，我忽然觉得耳畔有人呼唤：信天鹏！信天鹏！啊，是哪个妻子的声音？是她，还是她？不，不，似乎都不象，再细听，哦，象，象，大海中除了她们还有谁呢？——当我艰难地睁开眼皮，才看清围着我的竟是几个欣喜若狂的海军战士。

“……我……我这是到了哪儿？……”

“老同志，这里是石梦岛。”

“啊！——”一听“石梦岛”三字，我竟神奇地坐起来。啊，石梦岛！三十多个春秋了，我一直想在离开这美好世界之前，再到这个岛上来看一看，万没料到今天的风暴竟意外地把我送来了。我高兴得周身热血沸腾。我默默地想，这是我那两个妻子在海之灵的威力吧？对，不错，是她们的威力！是她们思念我的情意，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感曾经是那么深笃、那么真挚，简直是生死与共的……

我忘记了饥饿和干渴，顾不得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恍惚，拼出全身仅有的一点气力爬起来；两个战士见我站立不住，急忙上前，一边一个地架着我。我蹒跚地走着，我举目四望，啊，石梦岛，你终于改变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容颜。但是，山石依旧，破庙残存，不惧海风险浪的杉树更加浓郁苍翠。然而，当年我记忆中的一切都模糊了。我正想仔细地看看这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岛，重温一下我和妻子依偎在一起时的温情时，忽听不远的前方传来一阵嘈杂的吵叫声。我直起身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里。这时，听到几个营建清基的战士吵吵嚷嚷地高声说道：“嗨，这里有一块墓碑，还是砖刻的！”我听了，不由地一怔，趑趄趑趄地赶奔过去。那确实是一块砖刻墓碑。看到这些，我周身象触了电似地打了个冷颤，连心脏也狂跳起来。

海星姑娘

之合墓

千岛海子

我喃喃地念着，随手把墓碑紧紧地抱进怀里，失态地悲戚戚地呼叫着：“海星……海子……”

坟墓终于被扒开，但是没有尸骨残骸。从石块砌成的棺材里，清理出两枝手枪、一颗珍珠和一缕发红的头发。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三件葬物：珍珠闪发出奇丽耀眼的光芒，红发似高挂天角的晚霞彩线，枪柄上象是还留有手握过的体温的热度。——人们的目光都盯住了我：

海星姑娘和千岛海子是什么人？坟墓里的珍珠、红发和手枪是怎么回事儿？——我望着想着，往事历历在目，心潮如奔腾的海涛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热泪……

开 篇

1

莲蓬港，死一般地寂静。铁船没有生火冒烟，木船没有扬帆出海；码头上，人迹断绝，声息全消，唯有开花大浪发出愤懑的轰鸣。

港湾瘫痪了。但是，货堆上和仓门口的大字标语，虽经秋冬的风蚀雨淋，仍还依稀可见：“援助香港海员！”“为沙田死难者报仇！”……这时候，从码头底层的木桩空隙，露出一个孩子的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。他十分机警地寻视着外边的动静。这儿是天然的“暗道”，能藏能溜，万不得已还可以潜水逃遁，是小偷最理想的庇护所，是吃码头的孩子们寄身之地。那双眼睛滴溜溜闪动着，忽然发现两条大铁船的烟囱上，新挂了两幅大字画儿：“从前是牛马，现在要做人！”“支援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！”这个孩子虽不识字儿，可他有个亲身体会，一出这类“字画”，十有八九码头上停止干活。他正望得出神，从头顶传来“嚓嚓”的脚步响，便赶忙把脑袋缩进去，他猜想准是戴王八盖子的警察来巡视，要不就是提着棍子的日本大把儿——这个孩子，叫佟小奎，十岁刚出头儿。干瘦的身板，细高的个子，满脸的煤灰，很难看出漂亮不漂亮，只是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，忽闪忽闪地能说话，任谁见了都得喜欢。他的穿戴，实在寒碜，光着一对脚丫子，穿着一件一个腿长一个腿短的裤头子，都五月半了，上身还是过冬的破棉袄，袖

子烂掉大半截，下摆黑黝黝的棉花“当啷”着。他身旁有只破篮子和一个罐头盒，是他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。——当他缩回脑袋之后，两条胳膊紧抱在胸前，脚板在石阶上不停地跺踏着。这儿终日不见阳光，两寸下头就是海水，又有海风嗖嗖地刮着，冰得脚板发麻，凉得扎骨头。他的肚皮里，早已“咕儿咕儿”地唱开梆子腔。自打昨天傍黑被警察追得藏到这儿，还水米没打牙哩。他的黑眸子一转，重又把脑瓜子探出去，得想法子找点填肚子的玩艺儿。他那犀利的目光，落到三号泊位跟前的一垛麻袋上。他禁不住乐了，没跑儿，准是粮食，但不知是啥粮食；管它妈的是啥粮食哩，只要能闹到手就可以解饿！他有个习惯，大凡“办事”前，总好反复咬嘴唇，瞧，又咬起来了。同时，他从破棉袄的袖口里，取出一个刮脸刀片，用俩指头紧紧地捏住，看准警察走远了，他便象只灵巧的猴子，一耸身翻到码头顶上，那快劲儿，如同离弦的利箭直射那垛麻袋；也只不过眨眼的功夫，就把吃的取了回来——闹了一罐头盒外加两挎兜黄豆。他饿得受不住了，不管生熟，也不品尝滋味，就用一双小黑手捧着，大口大口地往肚里吞。看他大嚼大咽的架势，甭提多么香甜啦。他饱餐一顿生黄豆之后，咧咧嘴无声地乐了。他用手背一抹嘴巴，就算结束了宴席，但却在嘴头上留下一道白印——抹着的地方发白了，没抹着的地方仍是黑糊糊的。他没镜子，照不着自己的模样，也不想用海水洗脸。他总是这么想：管它脸不脸呢，肚里不唱戏就行了。他正要沿海边攀黑嘴子礁石到街上去玩玩，猛地传来“当当”响的枪声。“又抓人啦！”他直起脖子想，准是吴佩孚的坏枣儿。要不就是张作霖的“吃饱蹲”。这都是他听大人们说的。不过，他才不管吴佩孚张作霖呢。只管自己的肚子饱不饱。不饱再去偷。饱了就去玩。谁敢把他佟小奎怎么样？哼，惹烦了他，给点颜色瞧瞧。——他听枪声不响了，把吃剩下的黄豆连同罐头盒放进破篮子里，将篮子挎在胳膊腕上，先伸出脑袋四下里瞅瞅，见没有扛

枪的过来，就一溜烟地窜出去，踩着被海浪舔得平展展的细沙，兜着圈攀过礁石桩子，躲过丧门神把守的卡口，顺顺当当地来到大街上。呀，今个街上的人真稀，算卦的，卖膏药的，吹糖人的，耍猴儿的都没出摊儿。只有几份卖豆腐脑和烧饼馓子大麻花的小摊子。这是一条正南正北的宽敞大街。在码头卡口外，除了不多的几家店铺，都是独宅独院的日本式小洋房。院内长满奇花异草，还有在中国不多见的日本云垛松。这里连同港口都是日本的租界地，没一户中国百姓住在这儿。在大街上摆摊的中国人，要向大日本交纳地皮税。此刻，街上稀稀拉拉走着一些人，有穿长袍大褂的，有套坎肩马甲的，更多的是衣着褴褛的中国苦力；他们个个神情紧张，脚底板都象抹了油，出出溜溜地走得飞快。有的还一步三回头，象身后追来海怪。佟小奎才不理睬这紧张气氛哩。他怕啥？打杠子的不劫他，小偷不掏他的兜儿。他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走，不时躲一躲“东洋车”，黑眼珠溜儿溜儿地转着，把花红柳绿的景致都收进眼里。他有时耸耸鼻子，有时眨巴眨巴眼儿。当见着好玩的，就扭嘴“嘿儿嘿儿”笑两声。他是那么无忧无虑、无牵无挂，那样子，好象天底下就数他自由自在了。在一面光墙上，贴了几条用粉红纸写的标语，不少人围着观看。佟小奎也停住了脚丫子。听一个戴大耳朵帽子的老头念道：“声援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！”另一个光和尚头的年轻人也念道：“林祥谦是英雄！施洋是好汉！——”一些人听了，面色骤变，匆匆离开。佟小奎没动地方，眨眨眼儿，一摇膀子问念标语的人道：“嘻，啥样子是英雄？啥样子是好汉？”那人望了佟小奎一眼，悄声说：“就是不怕杀头！……”佟小奎一端肩膀儿，从鼻子往外哼一声，脆响响地说：“我就不怕杀头！你们谁来杀吧！嘻嘻，咱也闹个英雄好汉当当。”他的话，一下子把人们都逗乐了。佟小奎没有笑，眼仁往上一挑，仍绷着脸说：“笑什么？我就是不尿嘛！”人们没心绪在这打牙，很快就都走散了。佟小奎对没人敢回答他的话有点扫兴。见

脚下有块砖头儿，抬腿就给了它一家伙，砖头飞了，脚指头却痛得他咧了嘴儿。就在这个当口，一帮拣煤核的、拾破烂的、要小钱的小家伙，蜂拥而至，把他们的“佟司令”团团围住，七言八语地述说自己的不幸和遭遇。佟小奎一向是这伙孩子们的“帅”，孩子们受了欺负挨了打都朝他报告，于是他就带领他们想办法去报仇，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身上的伤这块没好那块又有了。但是，他从不示弱，从不说软话。这时，一个抹鼻涕的孩子，翻着泪眼向佟小奎述说：孙家当铺的孩子孙锦，把他要来的两块饽饽夺去喂了狗，害得他没有了早饭。佟小奎一听就急火了，道：“啥他妈的孙紧孙松的，走，跟我去寻他！”说来也真巧，白磁娃娃似的孙锦，恰好这时从胡同口转出来。他有十一二的年岁，整齐的衣着，漂亮的脸蛋，只是眼珠子小了点，老象没睡醒似的。这当儿他身边跟着一条小狗，他举着个烧饼引逗。向佟小奎哭诉的孩子一指说：“就是他，抢了我的饽饽……”佟小奎的眼睛立刻喷出火，攥紧两个拳头，旋风般地冲到孙锦面前，没答二话抬手就是一拳，跟着一只脚往前一伸，使了个绊儿，只听孙锦“哎呀”一声摔了个仰巴叉，咧着大嘴就号开了。那狗通人性，见主人受了委屈，支楞起耳朵就向佟小奎扑过来；佟小奎没有退缩，一闪身躲过狗的直扑，顺势却抓住了狗的一条后腿，努着全身的劲飞转着身子把狗抡了起来。那狗回不了嘴，只能汪汪叫；后来佟小奎自己觉着没劲了，就冷丁地一松手，那狗摔出去有三丈远，躺在那儿哼哼直叫，再也不敢来“进攻”了。一群孩子笑得前仰后合，拍着手喊好儿。孙锦从地下爬起来，骂一句佟小奎拔腿跑了。小奎为伙伴出了气、报了仇，挺着小胸脯十分得意，说：“你们都吃啥了呗？”又是一阵吵嚷：这个说今个丧气，街上的人格外少，要个小钱都没处去伸手；那个说今个火车头大都没点火，连块煤核也没处拣，更别说找吃的填肚子啦。佟小奎很为伙伴们难过。他耷拉下脑袋想了想，果断地说：“都站好喽，我给你们‘开饭’——”小伙

伴们，你瞧瞧我，我望望你，顺从地站好了队伍。佟小奎拿过自己的破篮子，又道：“伸出手来！”一个个雏燕儿似的，一齐摊开了六七张小手。这时，佟小奎便往每个伙伴的手里，放上一小把黄豆粒儿。大伙顿时眉开眼笑，不管生熟地就往嘴里揉。佟小奎也挺高兴，他把破篮子翻过来，说明里头一粒存货也没有了。但是，就在这时，一只黑黑的小手，又送到佟小奎眼前。他低头一细瞅，是个陌生的小女孩，往大说不过八岁，又干又瘦，只显两只大圆眼睛，还滚下两串挺大的泪珠，很明显是因为没得到那小把豆粒儿。佟小奎直眼了，愣神儿了，他暗暗捏自个的大腿，咋就没瞧见这个小辫朝天的女孩子呢？唉，真该死！那陌生小女孩的泪水流到下巴上，佟小奎望着她，心里头甬提多难受啦。他恨不得揍自己几家伙，眼不瞎咋就没瞅见她哩？这会儿，那叫郑元良、徐玉泉和石三狗的三个孩子，也都巴瞪着眼怔住了。他们得到的几颗豆粒儿，早装进空瘪瘪的皮口袋里，哪里还有一粒儿？佟小奎总归是佟小奎，他那黑白分明的眼珠子一打转儿，主意就从心底冒出来。他伸手为小姑娘抹抹泪水，悄声说：“你等着，别跑远！”扭脸又对小伙伴们说：“喂，看见了吗，前边有个烧饼摊儿，我去取个烧饼来给她吃。咱们走到那儿，我一吆喝你们就嚷着朝前跑，谁也不准回头儿。”对佟小奎的指令，一向是没人提出异议的。

他们来到烧饼摊跟前，佟小奎突然扯开嗓子喊：“啊，快看哪，那个人长了俩脑瓜……”伙伴们轰地一声，呐喊着朝前冲去。两个卖烧饼的听说“那个人长俩脑瓜”，都扭过脸去瞧新鲜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手疾眼快的佟小奎，早把两个烧饼送进破篮子里……

伙伴们又聚在一块，个个笑得肠子翻。一个烧饼给了陌生的小女孩，另一个大伙分着吃了。佟小奎没往自己的嘴里送一星星。正当他们打着哈哈凑趣的时候，一列火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缓慢地向码头里滑去。车上那鼓鼓囊囊的麻袋擦老高。每隔四五节车皮，上头就坐着一个抱枪的。佟小奎歪头一看，对伙

伴们轻声道：“哈，粮食！”他打了打沉儿，无声地取出刮脸刀片，来回咬了几下嘴唇，说：“喂，我上车把麻袋豁开，你们在下头抢粮食。”好个佟小奎，一抖身就扒上了火车。来到粮食垛，他手中那锋利的刀片只“哧哧”几下子，就把几条麻袋豁开了膛。那洁白的大米，象小溪流水似的一个劲地往下淌。孩子们见了，高兴地挎篮提篓蜂拥奔去，连同沙石煤渣一块往里捧。火车滑行，走得很慢，有的孩子干脆跟着车皮接长流水儿。佟小奎在车上，脑门上爬满了豆大的汗珠子。他边割麻袋边催促说：“快！快！接点就跑，看……”他的话音没落，“当当”的枪声响了。车下的孩子们撒丫子就跑，眨眼功夫都没了踪影儿。佟小奎刚要往车下跳，却被两只钳子般的大手紧紧拧住，一丝一毫也挪动不了。他不能束手被擒，拼出全身的力气，冷古丁朝上一拱，和扭他的麻脸家伙一块摔下车；他正想趁机逃脱，几个端枪的又从三面堵住了他。他的脸摔破了，鲜血流了大半个脸，但他没有吭一声，喊半句，仍拧着身子想逃跑。当他发现抢米的伙伴一个也没被抓住时，倒开心地露出了笑模样儿。那几个家伙连踢带打地把佟小奎拖到泊位上；佟小奎攥着拳头，半点都没有示弱。这种阵势他经过多了，怕什么？这时，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大把赶来，腰间挎着根棒子，脸上横肉颤颤微微。来到跟前，他抬腿就给了佟小奎两脚，把佟小奎踹了个前趴。佟小奎支起身子瞪起眼，一下子便认出这是码头上的日本监工，自己可没有少挨他的棒子。那日本“大把”恶狠狠地一端佟小奎的下巴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哼哼，又是你？前几天就领头割了二十几条袋子，今个又……死拉死拉的有！装麻袋，喂鲨鱼！”

佟小奎听说，吃惊不小，周身起一层疙瘩，继而咬牙立目，破口大骂：“×你亲娘祖奶奶！……”他哭了，但没有求饶，拼命挣扎想逃，怎奈人小力单，招架不过三四个凶残的家伙，被七手八脚塞进麻袋。“扑通”一声扔进波涛汹涌的大海……